

# 一张脸足以透视人生

## 异乡明月

□卢海娟

通过面相看人生，是从奶奶的两张全家福开始的。

照全家福，家人团聚本该是件快乐的事，可是最初那张全家福上，奶奶面容苍老，耷拉着眼角和眉角，法令线深深陷进去，嘴巴突出呈八字形，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。

那张照片没有我，奶奶那时年龄并不大，我还没有出世。

另外一张是在十几年后，奶奶被孙子孙女们围在中间。那时我十三岁，围在奶奶身边的共有八个孩子。屋檐下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，奶奶脸上满是慈祥宁静的幸福笑容，虽有皱纹，却并不深刻，就像童话里的老奶奶一样。

原来，奶奶面呈恶相的那张照片是在叔叔获罪入狱之后拍的，那时叔叔还不到二十岁，是奶奶最为宝贝的儿子。叔叔入狱之后，奶奶伤心、牵挂、怨恨

……种种痛苦折射在脸上，彼时奶奶还不到五十岁。

我们围在奶奶身边拍照时，奶奶已经年近古稀，叔叔们都已成家立业，并且有了堂弟堂妹。经过了许多坎坷之后，奶奶终于可以放下种种不甘，安享幸福的晚年，那张照片奶奶脸上的皱纹都显得豁达而又坦然。

一张脸实在暴露了太多命运的信息。自此我常常偷偷研究身边那一张张生动的脸。最初应验的是赵姐，几年前她老公升为局长，买了两套楼房，而且人到中年喜得贵子，好事全都降临到她身上了，可是我怎么看她的脸上都充满了颓败之势，看不到幸福的光泽，果然，好日子才过了两年，局长老公因经济问题入狱，她自己一急之下得了肝癌，还不到四个月就不治而亡。

还有一个相识已久的好友，因为嫁的是个普通的老公，总是“怒其不争”，干脆自己挤进官场，以年轻漂亮的孔

做赌注，得了一个科长的职位，从此电话里整天都在喊“忙”。半年之后偶遇她，吓了我一跳，那曾经明媚的眼里藏了钢刀，眼神锐利，小巧的鼻子竟然弯出鹰钩来，一种尖酸刻薄的面相让她曾经的美貌全无一点踪迹——那一个小小的职位大概就是她的巅峰了，从此她只能慢慢向坡下滑行。

书上说“脸小乾坤大”，据说，眉间有八字纹的人短寿，嘴角有括弧的人则会长寿。眉间有八字纹，这人一定思虑过度，优柔寡断，之所以如此，大多是因为工作和生活有压力，又不会修养调解，久而久之，难免积郁成疾，所谓“眉头常皱，必然割寿”。而嘴角有“括弧”的人一定是开朗乐观、积极向上的人，能够保持快乐的心境，笑口常开，这种人必能避厄运于无形，面对人生豁达、从容，也必然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，这正是长寿多福的秘诀。

女人更是如此。前几天见了一位大

姐，沉稳端庄的一个人，优雅宁静，从面相上看也就四十多岁，连更年期都过了，是个纯粹的老妇人。不由得感慨起来，对于女人来说，青春和美丽只是脸上的一朵昙花，谁都会有过，但是不会永久保存，只有修炼好我们的内心，才会透出气质的内蕴，让我们即使到了垂暮之年，生命也会闪烁芳华。

有人说，每一条皱纹都是曾经的笑靥，其实，每一条皱纹，都会藏着一个心情故事。老天给我们一张脸，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演绎，这张脸会留下我们人生的真实记录，对我们的前途和命运做生动的诠释。

别以为说过的话都已经被风吹散，做过的事都已经被时间掩埋，一张脸就是一本书，一笔一笔，每一条纹络都是命运的记录。

○甘应鑫

月亮如约游过天空  
我们趁夜色过海  
打捞陈酿的光阴，无上清凉  
在小平同志铜像前  
我们像一群萤火虫，一晃一闪

这回，我如此幸福的倾听老友  
双眼里流淌的涛声旋律  
像海上漂浮的月光  
窗沿上徘徊的雨水  
滴入了我的心窝

围桌很小，相聚很短  
更多的只是等待，我旁边坐着  
四位温柔、睿智又慈悲的老友  
或者，保持微笑  
或者，说笑打趣  
或者，杯不离手  
或者，吹奏古埙

我们一起把诗句酿在酒里  
陶醉在异乡的梦里  
再把眼睛熬出的盐  
慢慢地洒向酒窝  
回味着记忆生长的地方  
(作者系深圳市南山区文学爱好者)

□耿艳菊

# 丝瓜的生存哲学

我家厨房的灰瓦被丝瓜盘踞着，年年仲夏，青叶黄花，葳蕤绚烂。一条条酷似黄瓜、瘦长苗条，或垂或卧，惨绿模样，兀自凉风里矜贵着。

“数日雨晴秋草长，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不仅是我家的墙瓦，还有四邻八舍的也被它们占据着。姿态高昂，生长强势，可是却不受重视，地位是极其低下的。等到它枯干变形，老态龙钟，会被拎进厨房，敲掉衰老的皮，洗刷油腻污垢。

且有一个不悦耳的乳名——丝瓜。尤其我们的乡音响亮硬，一出双唇，掷地有声。“丝瓜”听起来便有几分煞气。没有人喜欢，也很少被提及。

记忆里，受重视的是院里的那架葡萄。春天时，母亲就开始忙活了。搭架、插枝、浇水，日日盼望着。灰褐的干枝上，绽出一丁点嫩芽，眼尖的母亲欣喜得呼来一家人观看。生虫了，生病了，也从不会喷药，母亲总是亲自下手，一片叶一片叶翻过去，十分细致。

还有南墙根的一片南瓜，也是母亲的心爱之物。秧苗，栽种，浇水施肥，翻藤，扎花。样样亲力亲为，小心谨慎。一次，好奇的我终于忍不住下手帮她干活，笨手笨脚地碰掉了一朵花，没想到母亲却训斥了我一顿。其实，南瓜花和丝瓜花很相似，形状颜色。而母亲严厉地告诫我，一朵南瓜花就是一个大南瓜呀！

丝瓜花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。它开得实在繁盛，以至于傍晚从高高的屋脊上滚落到院子里，焉焉的一地。我正在大门外举着扫把和小伙伴一起扑蜻蜓，却听到母亲高声唤我。母亲又要我扫院子了！我一万个不情愿，嘟着嘴，边挥舞着扫把，边向母亲抱怨：“你这是哪年哪月种的呀？”她愣了一下，竟也答不上来，总之很久了吧。

我开始对它起了恨意。趁母亲不注意，跑到墙根把它们连根拔起。过了一会，母亲看见了，并不训我，只是摇头笑笑。然而第二年，丝瓜又从墙边钻出，顺着墙壁，爬满了房顶。细瘦的藤蔓，一派强硬。

秋深了，南墙边枯黄的南瓜藤叶里躺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南瓜，我使劲力气也抱不起来。母亲会找来不穿的旧衣服，裹了一层又一层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西屋的大缸里，贮藏着，留待冬日里慢慢吃。母亲再望望房顶上身材走了形老丝瓜，找来两根长竹竿，接在一起，戳下来几只，扔在厨房门后。房顶上还有很多，母亲不去管它们，一年一年地在风雪雨霜里自生自灭。

直到对门的六叔带回了个外地媳妇，丝瓜的命运才稍稍改观。六婶踩着凳子，踮着脚，在她家的墙壁前寻来索去。晚饭时，六叔的碗里就多了些莹碧爽滑的菜，煞是好看。六叔得意地说，这是丝瓜呀，好吃得很！邻居们一簇一簇，啧啧称赞，似乎发现了新大陆。于是，丝瓜一跃，成了各家饭桌上的常客。

可是母亲依然持有偏见，那丝状的纤维怎么能吃呢？尽管已经长大的我，给她讲过很多次，丝瓜子在众瓜果里最有营养价值的。而她却依旧娇贵着她的葡萄和南瓜。

后来，母亲渐渐迷上了养生，常坐在电视前看养生类的节目。有一年，中秋回家，院子里竟多了一架丝瓜。母亲笑眯眯地说：“我给丝瓜子平反啦！”

晚风里，丝瓜与葡萄比肩而立，满架黄花，却是宠辱不惊淡然的样子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丝瓜按照自己的方式依旧坚韧乐观地活着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

《秋野》 李海波 摄

# 思念成河

○陈来峰

是年迈了吗？  
还是那尚存一息记忆  
童年的影子  
乳臭的奶香  
像一把折伞  
紧紧将我们的爱包裹

是毁灭 是俱焚  
是一团烧不灭的火苗  
在中秋来临时  
爆发

百月光  
映着你头上的那一根根白发  
似针尖 似麦芒  
将你的微笑  
与远方  
连线  
(作者系河南省新乡县文学爱好者)

公益广告

文明餐桌 绿色环保

## 干湿要分类 有害单独放 资源重复用 生活更健康

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  
枣庄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# 共创文明城市

# 共建满意枣庄

总编辑  
褚洪波